

中国幽默文学史话

卢斯飞 杨东甫 编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幽默文学史话

卢斯飞 杨东甫 编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幽默文学史话
卢斯飞 杨东南 编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51225 550219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4.5 印张 348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ISBN 7—5435—2148—2/I·190 定价：8.45 元

(桂)新登字 05 号

导 言

据说，“幽默”不是咱们中国的国货，而是林语堂先生从西方贩来并在中国推销的“舶来品”。而林先生也因此博得一个“幽默大师”的头衔——一些研究“幽默”的理论家对我们如是说。

倘若这个说法是就“幽默”这个词的词源、而且是仅就其现代意义的词源而言（先秦时代就已有了“幽默”一词，不过其意义与现代的“幽默”截然不同），那倒也说得过去；如果指的是幽默本身，那我们就不免要感到纳闷：这等说来，在林语堂先生留洋归来之前，中国就没有幽默了？再来一个“如果”——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我们在这里谈什么“中国幽默文学史”，岂非无事生非？

幸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咱们中国不仅早就有幽默，而且还是真正老牌的。只是咱们所说的幽默与高鼻子之幽默恐怕有点儿不同，就是与林大师所说的幽默也并不见得牛头正对马嘴。

且来看看一个很有点名气的英国佬本·琼生对“幽默”的解释。他在《人各有癖性》一书的序言中说：“我们认为，幽默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具有气和风的性质，本身包含气和风的特征：潮湿和流动。这就像把水泼在地板上，一片潮湿，水就流淌；而从号角和喇叭里吹出来的空气立刻消失，留下一滴水珠。这样，

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凡是潮湿而流动、无力控制自己的东西，这就是幽默。”原来，幽默竟是一种“潮湿而流动、无力控制自己的东西”，和水差不多。这样的“结论”确能使人大开眼界，知道世间竟有这样玄妙的理论。可惜，不管你用什么“拉丁语源”之类来掩饰，这理论除了可以下个“不知所云”的评价以外，并不能给我们什么有条理合逻辑的答案，越说越让人糊涂。倒是另外一些外国佬的解释要比他高明千倍。例如，特鲁认为：“幽默是一种特性，一种引发喜悦、以愉快的方式娱人的特性。”（《幽默的人生》）这倒是搔到了一点儿痒处。日本人夏目漱石说：“所谓幽默，我认为是发自人的本性的一种诙谐趣味。”这就更为接近我们的理解——到底是“同文同种”。

《辞海》“幽默”义项②认为，幽默乃是“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方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这是合乎中国逻辑的解释，我们大体同意这个意见。不过，我们认为，幽默所带来的笑声，不一定是“善意的微笑”；它也不一定非要去“揭露”什么；它所使用的手段，除了讽喻、影射、双关等修辞方法之外，也还可以有别的。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幽默，是一种笑文化。举凡一切通过讽刺、影射、嘲笑、调侃等等方式，将生活中不正常现象的本来面目和荒谬之处暴露出来，引起人们发笑和思考的手段和刺激，都可归入“幽默”的范畴。幽默所引发的笑声，既可以是善意的微笑，也可以是讥讽的讪笑，更可以是看到“无价值的东西被撕破”时的痛快大笑。它可以是善意的打趣，也可以是带刺的讽刺——鄙陋反常的人物言行引发的是鄙夷的笑声，是看到昏庸、愚蠢、糊涂、吝啬、鄙陋、荒唐、无能的家伙们出洋相时的快意；而机智、诙谐、滑稽人物的言行所引发的，是赞赏的、“这家伙真行”的笑声。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出之，归根结底，有一点要求是共同的，那就是：必须能引人发笑。

林语堂先生说：“幽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这三种风调都含有笑的成分。不过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种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缓，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言解颐，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有思想的寄托。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如麦烈蒂斯氏所说，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

（《论幽默》）这里所说的“幽默”，恐怕是偏重于“文字”亦即文学的吧？在对幽默是作广义或狭义理解这一点上，正如我们在上面已表示过的那样，我们同意对“幽默”的范畴作广义的界定。也许能使人发出“会心的微笑”那一类幽默文字是“最上乘的”吧，但除了这类“最上乘”者外，还应有等而次之的幽默存在（否则“最上乘”便失去了比较物），包括那些“鄙俗的笑话”在内。其实，那些所谓“鄙俗的笑话”，往往就是用出色的嘲谑、诙谐、滑稽、讽刺手法构成的市井化幽默佳作。

讥讽是一种带有攻击性的幽默。它故意将人的可笑可鄙的内幕翻出来，让别人看见那漂亮的衣服下面满是癞疮的身体，因而发出“酸辣”的、鄙薄的笑声。揶揄、嘲谑这类方式所构成的幽默，虽也包含少许攻击性，但比较温和，它同样闪烁着“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同样能给人以某种揭示与启迪。至于以诙谐滑稽方式构成的逗乐打趣，那更是幽默的本家，最能引出读者或观众的开怀狂笑。《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幽默可分为“嘲谑性幽默”、“诙谐性幽默”、“讽刺性幽默”、“逗趣性幽默”等，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给本书中要介绍的“幽默文学”下一个不一定完全确切的定义了：凡是使用讽刺、嘲谑、诙谐滑稽等笔法创作、能引发读者发自内心的笑声并使之受到某种教育启迪或得

到身心的愉悦的文学作品，都是幽默文学作品。所有这些幽默文学作品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便构成幽默文学。老舍先生说：

“幽默文字不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运用智慧、聪明、与种种招笑的技巧，使人读了发笑、惊异、或啼笑皆非，受到教育。”（《什么是幽默》）这段话也可为我们的定义做一个好注脚，尤其是关于幽默文学作品都必须具有“招笑的技巧”这一点。

中国幽默文学作品的种类或者说体裁有哪些？这个范围比较广。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文学样式都有幽默作品，幽默文学作品这支部队的阵容相当可观。小说、散文、诗、词、曲、对联，甚至佛经，其中都有着相当大量的幽默作品。尤其应该特别提到的，一是幽默小故事集或曰幽默小品集，即一般所理解的笑话集，这是专门的、纯粹的幽默文学专著，是幽默文学大军的主力之一。二是笔记。我国的笔记文学最为发达，不下三四千种，而其中就有着数量繁富的幽默文学作品。不少笔记，如唐人刘肃的《大唐新语》、宋人范正敏的《遁斋闲览》和陈元靓的《事林广记》、明人谢肇淛的《五杂俎》、清人徐珂的《清稗类钞》等等，皆辟有幽默作品专章；更有一些笔记，如唐人张鷟的《朝野僉载》、清人李宝嘉的《南亭笔记》之类，其内容几乎全为幽默作品。

中国的幽默文学历史可以上溯到《诗经》时代，这是大约三千年前的事了。《诗经》中有不少诗篇是很有幽默感的。比如《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这是一个女子调侃她的情人：“你要是想我，就撩起裤子渡过溱河来相会；要是你不想我，难道我就找不到别人么？你这轻狂家伙，真是个大傻冒！”《齐风·鸡鸣》写一对夫妻黎明时在床上的一段对话：妻子催促做官的丈夫赶快起床去上朝，说鸡已叫了，人家都上朝了，丈夫说那不是鸡叫，乃是“苍蝇之声”；妻子又说东方亮了，快快起！丈夫说不是天

亮，是月光；妻子再催，丈夫干脆摊牌说别催了，我想和你再睡一会。看，这样的诗篇，多么富于谐趣！这难道配不上“幽默”二字么？先秦时代另一种幽默文学样式，是寓言。在诸子（如韩非子、孟子、庄子等）散文和《战国策》一类史书中，有不少寓言故事，它们大多是那些策士、雄辩家们在阐述自己的主张时创作出来以“助阵”的。这些寓言中有许多是智慧和幽默的结晶。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说某人下地归米连声叫累，儿子问他干了什么活，他说他一整天都在拔高禾苗以帮助生长。《庄子》中的“寡妇扇坟”，写一个新丧夫的妇女拿扇子拼命扇亡夫的新坟，人问她是为何，她说曾对丈夫发过誓，说丈夫死后一定要等他坟土干后才另嫁，可近来天老下雨，坟久不干，只好用扇帮忙。这类寓言，都是能让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的，因而也绝大部分成为文学史上的有名故实。

两汉六朝时期，总的来说，幽默文学没有太大的发展，但有几种作品值得特别注意。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中特辟一个专章《滑稽列传》，记叙先秦汉初一些以滑稽方式进谏、处事的人物事迹，其中的优孟、优旃诸篇，是很可列为幽默文学作品的。（《史记》本身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史记》记载这类人物的幽默言行，其初衷是为了表现这些人的机智，还不能说是刻意为之的幽默文学，但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幽默作品的架构和内容。汉人王褒作有两篇游戏文字：《责须髯奴辞》和《僮约》。两篇都是拿家中奴仆开玩笑。前一篇极力渲染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奴仆的胡须是如何地乱、如何地脏。篇幅较短。后一篇颇长，乃是写给一个名叫便了的奴仆的。这便了是王褒买来的，他对王褒说，凡是需他干的活，都要在契约上写清楚，契约上没写的他就不干。于是王褒便作了这一《僮约》，列举便了一年四季需完成的活计以及要求、惩罚措施等等，光是活儿的种类就不下百种，弄得便了听后“两手自缚，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两

篇文字都颇幽默，但其立意不足取。南朝时刘义庆与其门客所撰的著名笔记《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南朝官僚士大夫阶层人物的种种言行，其中很有一些幽默篇章。如写王述（封蓝田侯）的性急：“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鸡蛋），以箸（筷子）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放入）口中，啮破即吐之。”生动形象，令人发笑。这种例子不少。两汉六朝时期最应大书一笔的幽默文学作品，乃是《笑林》。此书在中国幽默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三国魏人邯郸淳所作，是中国第一部有意为之的真正的幽默文学专著、幽默故事集。它的取材方式和创作手法，为后世幽默文学专著的作者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此外，还有必要提到《百喻经》。这是一部翻译过来的佛经，由将近一百个故事加上作者说教发挥组成。作者的本意，是借这些故事作譬喻，以宣传佛教教义，然而撇开说教的部分不计，此书就是一本名符其实的幽默故事集。它的九十多则故事的主人公，几乎全是那些行事乖谬的愚人呆汉，其言行令人笑破肚皮。例如，有一富人见别人家有三层楼房，最顶上那一层，金碧辉煌，漂亮无比。他也想建上那么一层，于是召采木匠，木匠开始打地基，富人见而不解，“而问之言：‘欲作何等？’木匠答言：‘作三重屋。’愚人复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作最上屋。’木匠答言：‘无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二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为我作最上者！’”如此呆鸟趣事，在《百喻经》中比比皆是。此书是大可列入幽默文学作品阵营的，不过它是翻译作品，似又不宜作为中国幽默文学作品作专门详细介绍。

隋唐时代，首先要标出的幽默文学作品，是隋唐之际的幽默家侯白所作的《启颜录》。这是继邯郸淳《笑林》之后出现并传留至今的第二部幽默文学专著。唐代同类性质的专著，还有朱揆

的《谐噱录》和何自然的《笑林》等，《笑林》已佚。《谐噱录》绝大部分是摘编前人作品而成，价值不太大，成就比之《启颜录》要逊色得多。而大诗人李商隐的《杂纂》，则是中国幽默文学史上一部奇书，它的幽默别具一格。它不像其他幽默作品那样以人物、情节贯串而成，它没有人物和故事情节，只有一些泛举的可笑行为，它分为若干各自独立的小章节，每节有一小标题，这标题的内容是一种结果，而在标题之下，列举若干种将会出现该结果的事实、行为。两相比照，见出谐趣。比如在《必不来》这个标题之下列举五种事实行为：“醉客逃席；客作（雇工）偷物去；追王侯家人；把棒呼狗；穷措大（穷读书人）唤妓女。”读者只要将这几种事实行为与其“必不来”的结果联系起来稍加思索，便能品尝到其间的幽默意味。这类幽默还每每蕴含着某种生活哲理。这种创作，别开生面，故后人续作者不少。唐代是诗的时代，唐诗中也有不少幽默之作。而像文豪韩愈的游戏文字《送穷文》、《毛颖传》之类，也不乏幽默情趣。更需指出的是唐人笔记中颇为大量的幽默作品。张鷟的《朝野僉载》几可视为专门的幽默笔记；刘肃的《大唐新语》辟有幽默专章；李肇的《国史补》、赵璘的《因话录》等，也多有幽默篇章。

宋代的幽默文学已经相当发达了，这应是中国幽默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一个标志便是幽默文学专著的大增，如苏轼的《艾子杂说》、吕居仁的《轩渠录》、邢居实的《拊掌录》、高恂的《群居解颐》、徐慥的《漫笑录》、朱晔的《绝倒录》、钱易的《滑稽集》、陈晔的《谈谐》、周文玘的《开颜录》、天和子的《善谑集》及无名氏的《籍川笑林》、《林下笑谈》、《悦神集》等等（其中一些已失传）。其中的《艾子杂说》是真正“向壁虚构”的纯粹的创作，而且以一个人物贯串全书，这在中国幽默文学史上也算得是开山之举。宋人笔记中的幽默作品更不少，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王闳之的《渑水燕谈录》、范正敏

的《遁斋闲览》、罗烨的《醉翁谈录》等等，皆有幽默作品专章。一些声名盖世的人物如苏东坡，以其幽默言行而成为宋人笔记的热门题材，记述苏氏事迹的笔记不下百种，其中有着大量的幽默故事。这种现象也是前代所没有的。《太平广记》中的《诙谐》、《嘲诮》等几类，遍收前代幽默作品，篇帙达二十余卷，蔚为大观，堪称中古幽默文学的大本营。宋诗、宋词中，也有大量的幽默作品。他如毛胜的《水族加恩簿》、文嵩的《好畴侯椿知白传》等游戏文字，也甚有谐趣。总的说，宋代幽默文学作品，体裁多样，量丰质优。

元代是幽默文学沉寂的时代。在目不识丁只知弯弓射大雕的蒙古贵族统治之下的元人大约产生不了太多的幽默感。不过，元曲中还是有许多幽默之作的，如杜仁杰的《庄家不识勾栏》、睢景臣的《高祖还乡》、马致远的《借马》这类作品，读之令人捧腹。顺便提一下，明、清两代的散曲中，也有不少幽默作品。

明代是中国幽默文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幽默文学的颠峰。幽默文学专著之多，空前绝后。有一人而作多种大部头幽默作品集者，如幽默大师冯梦龙即有《古今谭概》、《笑府》、《广笑府》，还有《雅谑》和《笑林》二种，据我们考证，也是他的作品。江盈科亦有三种幽默集子。他如赵南星的《笑赞》、刘元卿的《应谐录》、张夷令的《迂仙别记》、郭子章的《谐语》、陆灼的《艾子后语》、屠本峻的《艾子外语》、郁履行的《谑浪》、钟惺的《谐丛》、潘游龙的《笑禅录》、徐渭的《谐史》、徐燉的《谐史续》、陈沂的《善谑录》、胡侍的《笑资》、王薇的《滑稽杂编》、陈禹谟的《广滑稽》、许自昌的《捧腹编》、醉月子的《精选雅笑》、乐天大笑生的《解温编》、起北赤心子的《新话揅粹》及无名氏的《笑林》、《续笑林》、《笑海千金》、《时尚笑谈》、《华筵趣乐谈笑酒令》、《谐藪》、《解颐赘语》、《葫芦编》、《喷饭录》等等，不可

尽举。明代的幽默作品，其优秀者如《笑林》、《广笑府》之类往往不炒旧饭，自辟蹊径，从现实生活中寻找题材，生活气息浓郁，内容丰富而有针对性，手法多样，语言活泼生动，不少作品对话纯取当时口语。其成就为前代作品所不及。一些集子卷帙之巨令人刮目，如《古今谭概》即达二千六七百则之多。明代幽默文学还在形式上作了不少探索。如《迂仙别记》专门以一个名为迂公、迂仙的憨呆可笑的人为主人公进行创作，独出心裁；《笑赞》在每一则幽默故事之后加上赞语，解题阐微，其赞语本身有时也包含着幽默故事；《笑禅录》借助佛家禅语形式创作，每一篇分为三个部分，皆借佛经外壳为之。像这类形式，都是前代所无的创新。而万古不朽的文学名著《西游记》，则开了中国长篇幽默小说之先河。它在百回的大篇幅中，从头至尾充满幽默诙谐的笔墨，塑造出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闪烁着喜剧色彩的不朽艺术形象。《法国大百科全书》称此书“充满幽默和风趣”，能“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德国《迈耶大百科全书》径称之为“幽默小说”。明代的幽默诗，滑稽诙谐，“打油”味浓，最足令人开怀。同时，明代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幽默对联和幽默散曲等。

清代幽默文学的气势成就，虽略逊于明代，但仍可与宋代相抗衡，在某些方面还超过宋代。幽默小说在清代有了长足的发展。著名的《儒林外史》，采用讽刺手法，暴露儒林中各种败类的可笑面目，“感而能谐，婉而多讽”，富于幽默意趣——一种多刺的幽默。而张南庄的《何典》，更是古今罕见的一部奇书，一部真正自出机杼的幽默小说，借鬼讽世，满纸打诨，处处谐语，句句俚俗，借题发挥，一味捣鬼，令人于捧腹大笑之余，又有点头会心之悟。而清末小说家吴趼人可说是继冯梦龙之后又一位幽默大师。他有四种幽默专著：《俏皮话》、《滑稽谈》、《新笑林广记》、《新笑史》，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完全不让冯氏。他还有数种幽默小说，且不说其名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

状》之不时间以幽默之笔，即纯以幽默出之的小说也有好几种。《立宪万岁》是其中最好的一种，此篇的作法路数略同《何典》，也是借神鬼写人，不过它的讽刺对象单一而明确，即清廷所谓“立宪”把戏。清代幽默诗足可与明代幽默诗媲美，通俗诙谐，富于生活情趣和现实针对性。而清代的幽默对联，更是其他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清代笔记特多，其中多有幽默小品。李宝嘉的《南亭笔记》，全以滑稽笔法记叙清代官场轶事趣闻，实可视为专门的幽默文学作品。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汪康年的《汪穉卿笔记》等，虽非幽默专著，但富有幽默篇章。徐珂的《清稗类钞》中的《诙谐类》和《讥讽类》，以浩大的篇幅，网罗有清一代的趣闻，洵为幽默史笔。而幽默文学专著亦复不少，如石成金的《笑得好》、小石道人的《嘻谈录》及《嘻谈续录》、陈皋谟的《笑倒》、独逸窝居士的《笑笑录》、游戏主人的《笑林广记》、程世爵的《笑林广记》等等，皆可归入一流幽默作品之列。其中尤以《笑得好》最富特色，如在题下注明此则幽默故事演讲时应配以何等表情姿势方能令人发笑之类，属独家发明；其内容题旨幽默而深刻，引人开怀而有认识启迪意义。

“五四”时代是个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的时代，也是民族智慧大发展、幽默艺术高扬的时代。在汹涌澎湃的“五四”春潮中，作家辈出，群星璀璨，产生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和现代意识的文学，即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创作主体的个性和自我意识也得到从未有过的强化，作家们出于对人民、民族命运和普通人民命运的关注，写出了许多不拘一格、率意真切的作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样的时代环境，使不少具有幽默天赋、气质、才能的作家脱颖而出。他们学习传统的菁华，同时吸收外国（主要是西方）的幽默理论，借鉴其创作中的幽默风格，为我所用，在本民族的土壤中生长而自成一家。

如前所述，中国的幽默艺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就是说

这种美学事实的发生早于它的语词形式。早在林语堂1924年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把幽默（Humour）作为美学概念引进中国以前好几年，鲁迅就以《狂人日记》（1918）、《孔乙己》（1918）和《阿Q正传》（1921）等等小说以及富于创造性的“随感录”等文体，撼动了当时的文坛和读者。他那“丰满而又洗练，隽永而又舒展，诙谐而又峭拔”的艺术风格在启蒙文学中大放异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幽默讽刺文学的艺术品位。他在1920年讲学北京大学时所作之《中国小说史略》，评论了说部中讽刺之书的得失，对《儒林外史》这本“公心讽世之书”和作者吴敬梓“感而能谐，婉而多讽”的文笔颇多赞扬。鲁迅此后对讽刺与幽默还作过一系列精辟的论述，见于《从讽刺到幽默》、《什么是“讽刺”》等文章中，使后学沾溉无穷。这里自然要谈到林语堂先生，他在1923年从西方留学回国后，带回“有牛油气”的“幽默”（郁达夫语），并且应用于散文写作之中，在“语丝体”的文章中别具一格。此后他虽经历了从“叛徒”到“隐士”的生活道路的转变，但始终对人对事保持着幽默的心境。1923年开始剧本写作的丁西林，在其独幕喜剧《一只马蜂》和《压迫》中，以委婉的笔法嘲笑了市民生活中的落后和虚伪，并以语言的俏皮和结构的巧妙使人一新耳目。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家虽然不以幽默见长，但也不乏诙谐风趣的篇章，如胡适的短篇小说《差不多先生传》，朱自清的散文《择偶记》，闻一多的诗《闻一多先生的书桌》等等，都是隽永可读之作。

“五四”以后，现代文学史上又相继出现了一批具有幽默讽刺才能和个人独特风格的作家作品。老舍爱幽默，也会幽默，他的诗、文、小说和剧本，在描写市民生活和刻画知识分子心理时，笔酣墨畅，妙趣横生。不论是早期的温情轻松，后期的深沉含蓄，都反映出他对人生的热爱。进入抗日战争以后，文坛上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创作的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富于辛辣讽刺意

味的优秀作品，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1938），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1940），和陈白尘的三幕讽刺喜剧《升官图》（1945）等，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和钱钟书的《围城》经过岁月的冲洗，愈是显得意蕴丰富而韵味悠扬，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抗日根据地生活的赵树理，寓幽默于民族化、大众化的风格之中，写出了像《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这样雅俗共赏的作品。此外，在三、四十年代还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杂文和讽刺诗篇。

50年代初期，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禁忌较少，于是有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老舍的《西望长安》（1956）和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1955）等小说和剧本的出现。它们由于程度不同地讽刺批评了生活中的落后现象、庸俗观念和官僚主义作风，受到了人们的肯定。此外，还出现了几部比较富于生活气息的喜剧片。但1957年以后，由于人们都知道的越来越“左”的政治气候，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一般作家都怕分不清延安和西安的界限，戴上“丑化”、“影射”的帽子，因而自觉地和幽默断绝往来，夹紧尾巴做人。文革初期相声大师侯宝林被斗得死去活来，杂文大家邓拓含冤而逝，连早已洗手不沾幽默边儿的老舍和赵树理也被折磨而死……，“左”祸之烈，端的是“史无前例”！但“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就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逞淫威之时，一批批嘲笑这帮丑类的政治笑话早已在民间不胫而走，使善良的人民在痛苦中看到了真理的曙光。

四凶翦灭，幽默文学从地下探出头来，在相声、漫画、喜剧中频频亮相，使广大读者和观众如见故人，感到分外亲切。进入新时期以来，幽默出现在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各种体裁之中，出现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各种题材之中，出现在有关社会、人生、文化和人情等主题之中，并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写实主义等各种创作方法结合起来。置身

于万千改革大军的行列，作家们看到了万家忧乐，听到了里谈巷议，也比较清楚事情的是非曲直，因而感到得心应手，文思大进，有触处生春、手与物忘之乐，少左顾右盼、力蹙势穷之苦。理直方能气壮，气壮方能谈笑风生：我们从王蒙、高晓声等一批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里，看到了幽默文学的前景。有关幽默理论的著作，也在本时期不断出现。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改革开放，前程似锦，神州大地，生机勃勃，广大群众，萌生锐气，潮头奔涌，民气大伸，幽默文学，必将兴旺。我们有理由这么认为，这么期待。

1993年6月

目 录

导言.....	(1)
精思妙喻 旁敲侧击	
——先秦幽默寓言览粹	(1)
长河中的小港湾	
——《史记》幽默篇章《滑稽列传》	(9)
幽默专著第一部	
——邯郸淳的《笑林》	(16)
滑稽之雄	
——侯白与他的《启颜录》	(23)
“青钱学士”的幽默	
——张鷟与《朝野佥载》	(33)
异样的幽默	
——奇特的《杂纂》及其续编	(42)
中国诗歌颠峰上的一束玫瑰	
——唐代幽默诗探微	(51)
中古笑文学“大本营”	
——《太平广记》的幽默作品	(60)
大文豪的小幽默	
——《艾子杂说》及其他	(71)
幽默大师 滑稽巨擘	
——宋人笔下的苏东坡	(80)
名副其实	
——《轩渠录》与《拊掌录》	(90)